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府志卷之六

郭氏傳家易說卷四

宋 郭 雍 著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三三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為道皆大咸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咸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

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爲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

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
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謂二爻之變
也變所以成艮兌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感
之情也男下女內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
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
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
則咸之爲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
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
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閒不獨以感人心

爲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大與
幽遠言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信不
誣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
生況山澤乎是宜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
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
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充虛中之道故至
于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咸之道矣聖人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于感而已故曰志

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爲首而初爲足故初言
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氣相感而
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于此見萬物
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
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者也然
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心而膻膻而頰舌自下而
上之象也腓膻膻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

而股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爲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爲動之主吉凶之責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閒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

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
極亦以隨人尙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
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于行
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
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
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不深爲之戒
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
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咸道利貞九四之感初
出于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
亡矣許叔重以憧憧爲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
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
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
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虛已聽之可也而欲皆以
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咸之大有在于何
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
貞吉悔亡之道而在咸則未爲害者咸道利貞故也

尊曰傳家易言 卷四
憧憧固不足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爲光大往來
之道繫辭言之詳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蓋感于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
矣是以无悔然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
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道如之何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爲詳而其

成終者特異豈非感極于說而艮終于止而已耶觀
艮其輔言有序爲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于脢
莫不善于頰舌口舌感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
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爲也然咸之道以身觀
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
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
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

三三 巽下
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咸恆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恆男上女下夫夫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久之道也故曰恆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舉內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爲恆也王輔嗣曰恆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恆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爲三以彖觀之恆亨无咎利貞一也久于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于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

時同也是孔子以爲二義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爲震巽蓋非謂震爲剛而巽爲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爲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

上柔下之卦居其半矣不當獨于咸恆言之也是故
剛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相與言
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
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恆恆亨
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
此故必恆久不已然後爲天地利有攸往者恆道无
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
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恆久不已之道也其
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

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亦不能化
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爲恆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
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恆之所以爲道者
二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于其道雖天地亦如
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可以見天地萬
物之情矣咸恆六爻之才皆不及疑二卦之義非大
故孔子于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
不以小道觀之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